

在「許仙」所做的

楊英風

過去，也許由於家父從事影劇業，對舞台的一切，我向來很喜愛。

如今，能在舞台上做點東西，我更喜愛。因為舞台上「人」的「活動」最為鮮明，凡是與它有關的，都像被充分給予生命。而，特別是舞蹈。

所以懷民找我替「許仙」做幾樣東西，還沒有等他說完，我便在心裡答應他了。

他要求：「是活生生的雕塑，而不只是道具佈景。」大概他想我是做雕塑的。

我說：「不行吧，雕塑的力量太強，怕把你的舞與人全吞掉，這不是雕塑展哪！」

懷民幾乎要跳起來嚷：「愈強愈好，我要跟它比賽！」他的意思我明白；製造一個可能的「挑戰」在面前，要不被打敗，就要打勝它，那種努力會使自己更突出，表現更完美。是故，我怎麼做，不必擔心，做得再有力，終結也不過是一項「刺激」而已。

事實上，後來懷民的表現證明了這「過程」是必要的。因此，坦白說，做這幾件東西，沒有什麼不得了，但看見他「把玩」它們，卻感覺有點「了不得」。

那柄扇子，從台中手工業研究所拿回來時，還泛著青白的玉色，和淡淡的竹香。他一把「搶」過去，「劈」的一聲——像撕毀一紙盟約那般嚴重地——把扇子抖開，然後歪頭在顫動的扇骨後面，咧著白蛇的邪笑，我的心跳不覺加快了許多。

當懷民他們撐開那把竹傘，那不只是一把傘，傘上面還有更偉大更重要的東西。

我覺得那應該是像疊羅漢一樣的東西；一條漢子支撐起另一條漢子，他不只是在支撐一條漢子，他更是在支撐那條漢子頭上的天空。

看到他在藤條的「蛇居」中爬進鑽出，好像他是背負著那東西出生。

還有藤簾，用以隱蔽白蛇和許仙的房中戲。最後還得斷裂為封禁白蛇的雷峰塔。被法術蠱惑的白蛇，慢慢吃力地把自己蜷伏在裡面，成為一個上天無路下地無門的絕境。

本來這些東西都用竹子做。蛇經常住在竹叢中的。竹子在中國很普遍，與中國人的生活也很親切。但是太笨重，女舞者擔當不起，又不便彎曲成型，所以部分改為藤製，想不到效果更為貼切。唯一的遺憾是；太趕，「一起」練習的時間不夠，舞者們運用著尚欠缺「化入」的圓熟。

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成立不久，幫我做竹材的東西，代欣藤器行的陳世宗先生，雖不懂為什麼要把藤條彎成這副怪模樣，卻提供了熱切的協助。謝謝他們！

看年輕朋友這般盡力創造，為「文化生活」拓荒，我甚為感動和興奮。懷民在舞蹈方面「挑」得不錯，假如需要，我願意為他們做得更多！